

七日談

(香港篇)

守正創新繪風華

林天行

時序入秋，維港碧波如練，遠山含黛。最近，我與香港美協同仁一直忙碌着，籌備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七十七周年大型藝術展覽。一件件作品鋪陳開來，只覺滿目錦繡、氣象萬千。三百多位藝術家、三百多件精心之作，有水墨丹青的雋永，有油畫雕塑的絢爛，也有新媒體作品的創意靈動。我心中感慨：這不僅是一場展覽，更是香港美術界獻給祖國的一封動人情書。

老中青三代，見證蓬勃生機

明年，我們將迎來香港回歸祖國三十周年。三十年，在歷史長河中不過彈指，卻足以讓藝術的種子在一座城市生根，繼而枝繁葉茂。本次展覽取名「守正創新」，正是對香港藝術家卅載創作歷程的回望與展望。老一輩藝術家年過耄耋，仍每日臨池不輟，皴擦點染之間，黃山雲霧、太行蒼勁、嶺南秀麗——鋪展。老一輩常說，筆墨見山河。承襲傳統，又在香港這座東西交融城市開闊眼界，筆下山水既是自然之景，更是心中之境。歷經時代風雲，他們始終守護文化根脈，作品中沉澱閱盡滄桑的從容與厚重。更難能可貴的是，許多老一輩藝術家數十年開課授徒，言傳身教，使香港畫壇代有傳人、薪火相繼。

中生代藝術家多畢業於香港或海外藝術院校，既有扎實功底，又浸潤現當代藝術語境，是香港藝壇中堅力量。他們或以潑墨潑彩描繪維港夜色，璀璨燈光在宣紙暈染如夢；或以綜合材料拼貼城市肌理，探尋街頭巷

尾的詩情浪漫；又或深入灣區寫生，在深圳科技園區、廣州騎樓、珠海情侶路海濱長廊等地駐足寫生，見證區域蓬勃生機。他們的作品既承接老一輩的文化情懷，又注入當代情懷，在傳承與突破之間，找到屬於自己的藝術語言。與此同時，他們積極參與公共藝術計劃、社區文化活動，將藝術帶入日常，讓美學滋養城市，令香港藝壇的積澱愈發深厚。

更讓人欣喜的是近年嶄露頭角的「八〇後」「九〇後」甚至「〇〇後」藝術創作者。他們視野開闊、思維活躍，善於運用多元媒介拓展藝術表達之邊界，將傳統水墨融入數字世界，以沉浸式裝置營造虛實相生的空間，在藝術新趨勢中弄潮造景。不少年輕藝術家已在港澳及內地重要比賽中斬獲殊榮，讓人看到香港藝術未來的希望。他們成長於資訊發達的全球化時代，既有扎根本土的自覺，又有放眼世界的胸懷，作品中常常流露對身份、記憶與環境的敏銳思考，為香港藝壇注入清新而銳利的氣息。

不同年齡、不同文化背景的創作者之間，有一條清晰脈絡貫連，那便是對祖國山川的凝視，以及對香港這座城市的深愛。近年來，香港美協持續組織香港藝術家走進內地寫生採風，從西北大漠走到江南水鄉，或登黃山泰山遠眺山河壯闊，或探訪村寨遠鄉找尋非遺之美。藝術家們從自然、人文和民俗等不同維度記錄祖國發展變遷，講述香港與祖國血脈相連的故事。如今畫家筆下「傳統」，已不再是某種具體技法，而是深入骨髓的文化基因。回望傳統與在地深耕，一同模塑香港藝術百花齊放的景象。

致敬傳統，書寫當代

我從事水墨創作四十多年，早年研習傳統山水，其後以荷花和香港等為題，探索水墨重彩的當代轉譯與發展。常有人問，你的畫是傳統還是當代？我總說，傳統是基礎，當代為精神。我畫香港的高樓大廈、鄉郊與山野，用的是中國畫的筆墨語言，講的卻是這城市當下與此刻的故事。以潑墨潑彩、墨色互破之法，呈示港島夜色、九龍街巷或雨後新界，既是對傳統水墨的致敬，也是對我們生活的這座城市的注目與凝望。在我看來，守正並非墨守成規，而是守住中國畫的精神氣脈與審美品格；創新也絕非捨本逐末，而是在當代生活中發現新的題材、新的意境，讓傳統語彙在如今熱氣騰騰的生活中，彰顯新的面貌與姿彩。

在香港，像我這樣在傳統與當代之間求索的藝術創作者，還有很多。有人以抽象表現主義重新詮釋中國書法的線條之美，讓筆墨的疾徐頓挫化為畫面的跳躍律動；有人將西方油畫與中國山水花鳥畫相結合，創造出寫實兼具寫意的獨特風貌；還有人透過版畫、陶藝、織物、金屬等多元媒介，探索中華文化意象在當代語境的嶄新表達。他們風格各異、創作路徑不同，卻都不曾背離傳統，而是在傳統基礎上大膽創新，讓古老的東方美學在當代語境中煥發新的生機。這

種探索並非一朝一夕之功，而是長期潛心鑽研、日復一日深耕錘煉的結果。每一次技法的突破、每一種創作語言的成長與成熟，背後都是無數個日夜的嘗試與沉澱。

近年來，香港新媒體藝術的興起尤為引人注目。一批年輕藝術家積極擁抱科技、跨界融合，探索數字影像、互動裝置等前沿媒介。他們或將傳統山水轉化為互動式數字體驗，讓觀眾「步入」畫中與山水互動；又或運用虛擬實境，構建融合東方美學與未來感的沉浸式空間。這些作品看似與傳統水墨相去甚遠，其精神內裏卻一脈相承——追求「氣韻生動」，講究意境，並承載中華文化的哲思與情懷。

從高劍父、趙少昂等嶺南前輩的折衷中西，到當代畫家的抽象探索，再到新媒體藝術家的跨界實驗，

香港藝術家在傳承中創新，走出一條別具一格的道路。香港本身就是一座在傳統與現代、東方與西方間不斷融會創新的城市。藝術與城市、與國家的發展，從來都是同頻共振、息息相關。

細賞展覽中三百多件作品，三百多位藝術家伏案創作的身影彷彿就在眼前。從前輩的筆路藍縷，到中生代銳意探索，再到青年群體的大膽創新，香港藝術走過了一條不平凡的道路。這條道路的底色，是中華文化的根脈；動力，是與時並進的創意；方向，是與國家發展、與時代的同頻共振。我相信，只要香港藝術家始終懷抱文化自信，以開放心態擁抱時代，就一定能創作出更多佳構，在獅子山下、維港之畔，續寫屬於新時代的璀璨篇章。丹心寄意，筆墨長青，三十載風華正茂。



▲趙少昂畫作《迷濛月色滿橫塘》。

香港文化博物館藏

旁 聽

洛杉磯天普市的市議會，每兩個禮拜舉行一次常規會議，會議對外開放，自由參加，議程同步link到市政府網站，開完會即時公開會議報告，有的議員連家屬和孩子也跟着赴會。

開會之前先禱告，議員們感謝上帝賜予的權力，宣誓對職務的忠誠。會議由市長主持，點名後先表彰近期好事，接着進入主題。當天表彰了天普市高中獲得的一項大獎，那是一所不錯的高中，裏面有很多華裔孩子；還表彰了拿到加州設計獎的本市大公園的兒童遊樂場。頒獎狀，發獎金，拍照。跟着，約定俗成地審批上次會議的記錄，確認批准需要支付的賬單和報告。

是次會議重點討論了該市當下面臨的問題，市政府經理Cook先生作城市動態最新報告，市檢察官匯報某些案件的最新進展。接着預測經濟成長，討論置換公共設施，救助無家可歸者，分析某個地產工程對街道環境帶來的正負影響。全會有律師提供法律諮詢。

該市人口只有三四萬人，而配套的房屋、花園、工程、貓和狗、交通設施、娛樂場所等都在管理範圍內。有獨居老人要看醫生，有長者中心和幼稚園要特別關注，騎單車沒戴頭盔的要不要追究？今年去澳洲交流的中學生人數陡然減少是什麼原因？凡此種種，都得給個說法。

關於建築，Cook的補充值得思考，他說加州因房子不夠住，州政府給各市下了指標，要新建一定數量的低收入房屋，允許市民在後院修建不帶車庫的附屬住宅。因此，近年來市民在後花園建房的熱情高漲，天普市原本房屋稀落，環境優雅，現在你擴展一方，我加建一片，綠化少了，空間小了。Cook希望盡力保持原有風格。

循着會議的議程，到了公眾說話時間。發言的市民有的親臨會場開講，有的提交書面意見由主持人宣讀。對公眾的發言，議會酌情處理，採納合理的，摒棄不現實的，一時半時辦不到的予以保留。義工Jerry建議，建築工程的簡易廁所不要面對大街，建議被採納。

有華裔市民大講社區安全，說當初選擇住在天普市，是因為這裏安全，可時下形勢在變，心中略感不安；另有人說，偶爾看見小區有陌生人走動，報了警，卻未見警方行動；還有人說，頭天晚上看見三架直升機圍着社區轉，可能是哪一家有事，令人不安。安全的事情大過天，市民盼望議會有所作為。

議會要管的事，說大也大，說小也小，還好，總有人願意參選，願意奉獻，願意出謀劃策。議員由市民投票產生，正副市長和議員，都是義工，他們履行職責卻沒有薪金。而市政府才是一個具體幹活的機構，職員領薪金，例如事務總經理Cook，他凡事擔當，其位置非常攬事，當然薪水也不錯。

人工智能像一頭不知疲倦的巨獸，吞噬着人類文明沉澱下來的所有文字：金庸的江湖、古龍的刀光、莎士比亞的悲劇、托爾斯泰的史詩……它閱讀、分析、統計，甚至能在幾秒鐘內模仿出托爾斯泰的筆觸，寫下一段「戰爭與和平」的續章。這看似魔幻的現實，卻引出一個更深層的疑問：當所有知識都被一個體系吸收之後，它能否「融會貫通」，繼而創造出更偉大的作品？

我相信，作品之偉大，從來不只是文本本身的成就，還在於它與讀者之間

八月二十三日，來自內蒙古的農婦殷玉珍站在機場，等待美國朋友賽考斯(Ronald Sakolsky)。她一遍遍複習準備好的三句英語：「welcome to China」「brother」「more, more」。她盤算好了，見到對方先說前兩句，等到了家裏吃飯，再說第三句。

當六十九歲的賽考斯走出機艙，兩個人都落淚了，他們如兄妹一般緊緊擁抱。那幾句英語，一句也沒能說出口。

這一幕，距他們上一次見面，已經過去了二十六年。

賽考斯說：「我能夠再次見到殷玉珍是一個奇跡，也印證了不同文化、不同民族的人，依然能夠信守承諾。」

這場緣分始於一九九九年。那時賽考斯正在河南洛陽任教。一天，他在電視上看到殷玉珍夫婦扛着樹苗，往沙坡上走。這對生活在毛烏素沙地的中國農民，僅憑雙手在不毛之地種樹，堅持了十多年。賽考斯看哭了。他隨即給幾十家美國慈善基金會寫信，籌集到五十萬美元，全部寄給了殷玉珍。

對殷玉珍而言，那是一筆「鉅款」——「看到信封裏是一沓我不認識的錢，後來拿去換成人民幣，我才知道竟然能換出那麼多錢！」她把錢統統換成五萬多棵樹苗，一棵棵背進沙窩。

二〇〇〇年春天，賽考斯第一次來到毛烏素探望。車在沙地開了四個小時，「沒有路，沒有樹，沒有房屋，沒有任何綠色的東西，我們只是開車越過一個又一個沙丘」。他一度懷疑自己是不是被綁架了。車終於停下，殷玉珍從沙地裏鑽了出來……

賽考斯難以想像，這些年殷玉

「賽考斯林」的約定

珍過的是怎樣的日子——一九八五年，十九歲的殷玉珍嫁到毛烏素。「家」是一間半埋在沙裏的地窩子，朝外望去，除了黃沙還是黃沙。次年，她賣掉家裏唯一一隻母羊，買回六百棵樹苗。水要從很遠的地方一擔一擔挑回來，一瓢一瓢澆進樹根。洗臉洗鍋的剩水都捨不得倒，攢着澆樹。可風沙過後，活下來的不到十棵。

既然能活，那就有希望！她和丈夫一邊打工，一邊把掙來的錢買樹苗。有一回夫妻倆種樹時，沙塵暴來了，看不見彼此，也找不到回家的路，最後是循着狗叫聲摸回去。可她始終沒停下。只想着一句話：「寧可種樹累死，也不能讓沙子欺負死。」

樹就這樣一棵一棵活下來。到一九九九年，竟已種出三萬多畝林。鄉裏幹部來家裏，才知道漫漫黃沙裏還有這麼一戶人家。也就是這一年，遠在洛陽的賽考斯從新聞中看見了她……

那次，賽考斯跟着殷玉珍一起種樹，看着茫茫沙地和只有手指細細的小樹苗，他連說了三個「impossible」，殷玉珍說：「等你再來，我肯定會培育出一片森林。」她在林中豎起一塊墓碑，上書「美國：賽，考斯基。」

時隔二十多年，當年的善款，如今已化



作七萬畝綠洲「賽考斯林」。賽考斯和殷玉珍一起栽下的細樹苗，長成了十多米高的參天大樹。莊稼地裏，結實的玉米棒、胖墩墩的大南瓜，還有一百二十斤的大西瓜……路通了，巡林用上了無人機，殷玉珍家也建起了二層小樓……賽考斯連連驚呼「Amazing！」

而四十多年來，殷玉珍栽樹用的鋼釘子磨短了六十厘米。這位普通中國婦女，如沙漠中的精衛鳥——精衛銜的是木石，她銜的是樹苗；精衛填的是海，她填的是黃沙。銜了幾十年，終於把沙海填成了森林。

殷玉珍一直沒有忘記異國的恩人。今年五月，她通過網絡發布尋人視頻，在媒體幫助下重新聯繫上了賽考斯。

穿行林間，殷玉珍說：「野花知道你來，全開了。」賽考斯問：「真的嗎？它們是在歡迎我？」風吹過來，花葉輕輕點頭，像是在回答他。

賽考斯說：「感謝中國為我做了這麼多！」「中美人民之間能夠信守諾言。」「中國讓我學會尊重，教會了我什麼是真正的友誼。」

故事傳到正在烏蘭巴托舉行的聯合國防治荒漠化大會上。副執行秘書梅薩感慨：「個體的堅守與跨國的善意，能夠撬動巨大的改變。殷玉珍的故事並非個例，它代表了千千萬萬自發參與治沙護綠的中國民眾。」

一個美國教師的善款，一個中國農婦的承諾，一份沙地與樹苗見證的信義，安安靜靜守了二十六年。風吹過來，幾萬棵樹沙沙作響，把這段溫暖的信諾，一頁一頁翻給人聽。

◀八月二十四日，殷玉珍（左）、白萬祥（右）和「賽考斯」在當年種下的一棵樹前合影。

新華社

知識的星圖與讀者的深淵

當教育變成消費，當文化淪為服務，人類的認知能力究竟是上升還是下降？我們借助人工智能學習，它為我們整理資料、摘要重點，甚至代為思考。久而久之，人類是否會養成一種可怕的依賴，像一個永遠不願脫離輪椅的人，肌肉逐漸萎縮，最後真的失去了獨立行走的能力？這正是人工智能出現的弔詭：它既可成為智慧的火種，也可能成為思想的枙杖；它可以開啟新的文明維度，也可能在不知不覺間，讓一代人喪失對知識本身的渴望。問題的核心，在於這項技術究竟服務於誰。

在西方資本主義的邏輯之下，人工智能的開發往往以利潤為導向，為資本公司服務，而非為社會服務。它以華麗的包裝、炫目的功能吸引眼球，但核心價值不過是一場資本的遊戲。反觀中國在人工智能領域的探索，則呈現出另一種可能：以相對低廉的成本，做出足以比肩世界的成就，並試圖讓技術的紅利觸及最廣大的普通民眾。這種路徑的意義，遠不止於技術競爭，更在於一種價值觀的對照——當一項足以重塑人類命運的技術問世時，它究竟是加深了階層的鴻溝，還是提供了跨越鴻溝的橋樑？

理論上人工智能最重要的功能，不應是替代人類思考，而是激發人類思考；不應是培養惰性，而是解放創造。真正的挑戰在於，如何利用這項技術讓更多人變得更聰明、更有道德、更有文化修養，而非反過來，讓一群精神上的「巨嬰」沉溺於智能餵養的便利之中。

人工智能會否摧毀人類文明，其指標不在於它是否「過於強大」，而在於人類是否在它的呵護下，忘記了自己為何需要思考。當我們便思考的權利拱手讓出，文明的燈塔將會真正開始暗淡。反之，若能借人工智能之火，點燃更多人心求知渴望，讓技術成為提升整體社會文化素質的工具，那麼它便不是文明的終結，而是一個新時代的序章。